



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

《漱玉词》
评说

SHUYUCI
PINGSHUO

于永森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

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

《漱玉词》评说

SHUYUCI
PINGSHUO

于永森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漱玉词》评说 / 于永森著. --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5525-1050-8

I. ①漱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李清照(1084~约1151)—宋词—诗词研究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7618号

《漱玉词》评说

于永森 著

责任编辑 王佐红

封面设计 千寻
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阳光出版社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3886

开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张 10.75

字数 200千

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978-7-5525-1050-8/1·370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“学人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：马 林

副 主 编：钟正平

执行主编：武淑莲 方建春

编委会成员：

张 波 金周宏 田凤俊 高明泉 郭亚平 赵晓红

马 旭 郝福生 王建全 朱进国 孙 宁 王德盛

虎西山 陈昌举 唐宏瑛 郑海洋 虎维尧 于永森

伏振兴 刘世巍 薛正斌 王安治 苏小虎 张建国

前 言

在学校特色发展、内涵发展、科学发展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水平，提升教育质量的跨越式发展之际，宁夏师范学院“学人文库”终于破壳问世了。

为了呈现三十多年来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，推进学术繁荣，让宁夏师范学院这所年轻的本科院校师生的学术结晶有展示的平台，“学人文库”的编辑出版，必将是一件福荫后学的事业。

“学人文库”的著作与宁夏师范学院三十多年的历史相比，还是一个“新生儿”，但是有了这个开始，她会在阳光、风雨中成长、进步。我们相信，有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，又有“后学”的薪火相传，诸多的学术积累定然会在漫长岁月中留下回响。值此之始，我们期望更多的学人以此为契机，潜心研究，锐意创造，积学、向学，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智慧成果。

“清水河畔静读书，六盘山下育英才”。宁夏师范学院得清水河之娟秀，六盘山之伟豪，虽然僻远贫闭，但有了宁夏师范学院一批批“学人”智慧的烛照，固原——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必将焕发新的文化内涵。

“学人文库”本着开放的视野，以书系的形式融汇宁夏师范学院学人研究成果中的华彩乐章。无论以时间为序，还是按学科分类，我们需要呈现的就是术业有专攻的各类文风，彰显“宁师学苑”的片片风景。

“学人文库”编委会

序

李广林

中华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虽在20世纪初受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冲击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传统文化的越来越受重视，又得到了强劲的复兴。在中华诗词复兴的大潮中，实际存在两大主力军：一是诗词理论研究队伍，二是诗词创作队伍。既搞理论研究又搞诗词创作的“双跨”式人物较少，但于永森先生是一个例外。他不但在诗词创作中成绩不菲，在诗词理论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。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在诗词韵律方面，他开创性地提出“语感韵”理论，并忠实地贯彻到自己的诗词创作之中；二是在诗词鉴赏和创作等诗学理论方面，首提“神味”说，将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系统、逻辑建构。

我和于永森先生相识于济南明湖诗词学会的一次采风活动中，当时他是济南明湖诗词学会会员，正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，我是济南明湖诗词学会副会长。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：话不多，但很有内涵。逛完景点后，他草拟了一副对联，应景区的邀请，由济南著名的诗人兼书法家孙春亭先生现场书写了下来。我看后，觉得这是个人才，遂产生了将其罗致到我的“麾下”的想法（当时我任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所长、《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》总编）。在他毕业之际，我让他来我的办公室，谈了我的想法，但他说已被宁夏师范学院引进。当时我除了表示遗憾外，也感到宁夏师范学院确有伯乐，确能慧眼识才。实践证明：于永森先生确是杏坛精英、学界“千里马”。他到宁夏师范学院工作不久，就出版了《诗词曲学谈艺录》、《聂绀弩旧

体诗研究》两部专著。我深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、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独到的鉴赏能力所折服，收到赠书阅读后，当即赋诗，以抒情怀。诗曰：

十五年来苦与辛，寿之梨枣播芳芬。
学高更善谈词曲，德厚方能论古今。
沥血呕心酬壮志，焚膏继晷见精神。
新雏老凤凭栏望，醉目诗坛万里春。

——读于永森《诗词曲学谈艺录》有感

剑舞骚坛独不同，聂诗探蹟建奇功。
词斟句酌情犹昨，缕析条分志更雄。
初沐唐风迷境界，首提神味上高峰。
今朝西北固原望，凤集鸾翔醉碧空。

——读《聂绀弩旧体诗研究》并赠于永森先生

最近，于永森先生又寄来《〈漱玉词〉评说》一书书稿，嘱我作序。一方面，我为于永森先生的至诚和信任所感动，另一方面，又感到自己才疏学浅，恐评点失当，误读读者。通过阅读，我感到这部著作内容精深，见解独到，特点突出，可以说，其研究水平已超过了以前任何一部李清照诗词注释和研究的著作。具体说来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：

一曰旁征博引。近年来，不少打着诗词评注名号的著作，实则将诗词直译为白话文了事，既无征引，又无点评，实在没有多少学术价值。南宋以来，尤其是近代以来，关于李易安诗词的论说评注不胜枚举，其中颇多名家大师珠玑之言。评注易安词，这些前人研究的成果是不能弃之不顾的。于永森先生在其著作中大量征引了前人关于易安词的评论，从杨慎、朱彝尊到现当代的学者，蔚为大观。《〈漱玉词〉评说》以每首词为单位，列举了各家关于这首词的见解，如评说《声声慢》所用叠字时，就引了张端义、罗大经、吴承恩、沈际飞等多家的评论。这些

评论一般散见于历代各类论著之中，把它们梳理一番实在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。且于永森先生征引材料绝非简单地罗列堆砌，而是去粗取精，从中精挑细选出真正具有参考价值和符合自己研究需要的资料，这就需要作者相当的文学功底和辨识能力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《〈漱玉词〉评说》是诗词爱好者研究易安词的重要参考文献，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。在纂辑材料的基础上，于永森先生对各家之言进行点评，纵论短长，指出各家词论的长处和不足，同时阐发自己的观点。易安词论甚多，但其间良莠不齐，望文生义者有之，牵强附会者亦有之，于永森先生立足于严谨的学术研究，指出一些论著观点的谬误之处，起到了匡谬正俗的作用。如某学者将《声声慢》强解为思念良人之作，于永森先生进行了纠正。易安居士婉约词冠绝天下，之后颇多效颦者，有的甚至自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如元代乔吉的〔越调·天净沙〕《即事》通篇堆砌叠字，于永森先生将其与《声声慢》比较分析，切中要害，使得两者高下立判。

二曰释言说字。李清照的词清丽婉约，超凡脱俗，具有极高的语言艺术。明代杨慎在《词品》中说：“宋人中填词，李易安亦称冠绝。使在衣冠，当与秦七（观）、黄九（庭坚）争雄，不独雄于闺阁也。”此评殊不为过。李清照具有高超的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，她的词作之韵味往往因一词一字而得到高度升华，评说易安词须要抓住关键字词，并能析出其中隐含之深意，而不是单纯解释其字面意思，于永森先生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。如《殢人娇》是李清照的一首咏梅词，全篇借赏梅的情景抒发落寞之情。对此，于永森抓住了词中的两个关键字：“清昼永”的“永”字，评曰：“一个‘永’字，何其惨淡！”“更须频剪”的“频”字，又评曰：“一个‘频’字，更见惨淡。”释言不在多而贵在精，“惨淡”一词，可谓一语中的。李清照善用叠字，她的《声声慢》对叠字的运用达到了奇绝之境。《声声慢》抒发的是李清照惨遭国破家亡、离乱之苦后孤寂无依的凄苦情怀，词中开篇运用的十四个叠字“寻寻觅觅、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戚戚”，使她感伤的情绪表达得更加沉郁深切。徐钜在《词苑丛谈》中言：“首句连下十四个叠字，真似大

珠小珠落玉盘也。”于永森在对《声声慢》进行评说时，紧紧抓住了这十四个叠字，集中笔墨进行评说，并结合历代各家之言进行了点评，指出“其尤佳妙者在字字入境合情，故字字撞人心坎，情境宛然，一片灵机动于之中”。诗词运用叠字极为常见，为何此十四字最出彩？于永森先生指出是因为它们“入境合情”，一语道破玄机。若是不合情境，叠字纵然用得天花乱坠，也是无法动人。于永森先生的解释，可以说是切中了这首词的神韵所在。

三曰因境生情。李清照是一位才女，更是一位多情的才女。她一生中的情，既有小女儿的童真烂漫之情，又有和赵明诚的比翼连理之情，还有国破家亡后的伤怀哀婉之情。评说易安词，离开了“情”，则失其本源。说“情”不同于诗文直译，重在描摹意境，由境生情。于永森先生曾精心研读王国维著作，是研究意境理论的专家，在评说李清照的情时，他的意境理论运用得心应手。《行香子·七夕》这首词表达了七夕之时李清照与丈夫的离愁别绪，于永森先生在评说时，没有直白地说李清照当时的处境与心情，而是着力铺陈了在通讯不畅情况下的古人别离之苦，尤其是那些宦海浮沉、夫妻分离、命运难卜的宦眷眷属的复杂心境，指出了词中的“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”实为人之心境之映照，使读者感同身受，仿佛切身体会到了李清照的离愁之情。于永森先生曾在济南学习生活多年，对泉城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在对《如梦令·常记溪亭日暮》的评说中，他把自己的情感融进了诗境之中，真正达到了以情入境、情境合一。

前不久，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这对出生于同一块土地上的于永森先生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衷心祝愿于永森先生能够在诗词曲学的研究和创作上再攀高峰，再出佳作！

癸巳夏四月二十于泉城济南

李广林，现任山东省人科院院长，《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》杂志总编、编审，中华诗词学会理事，山东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诗词学

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、《历山诗刊》副主编，聊城大学硕士生导师，济南明湖诗词学会副会长，在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200多篇，发表诗歌作品600多首，部分诗歌词作品和个人传略被《中华当代诗词宝典》、《中国当代爱国诗词大观》、《中华诗词家宝鉴》、《中国当代抒情诗词大典》、《历山诗词精选》、《泉城风韵》、《趵突流长》、《简明当代诗词家辞典》、《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》收录。已出版《秋实》、《吟草》、《落英》、《晚晴》四部诗集。

引言

有宋易安居士李清照，吾齐之子，中国古今第一才女也。其才名之高诣绝美、姿态之风华绝代，非仅止于传说而已。其所作诗词与文，均颇有可观，而尤以词成就最大，可称文学中巾帼不让须眉之代表，历代均评价极高，如宋人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十四云：“有才思。文章落笔，人争传之。小词多脍炙人口，已版行于世。”《宋史》卷四四四《李格非传》云：“女清照，诗文尤有称于时。”清人李调元《雨村词话》云：“盖不徒俯视巾帼，直欲压倒须眉。”^①陈廷焯《词坛丛话》

^①邓红梅《李清照新传·引言》亦云：“一代词宗李清照，是齐鲁大地孕育出的最杰出的女儿。她不仅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女作家中，处于最突出的文学地位，即使在基本上由男性作家构成的显性文学史上，也是一个地位稳定、不可忽视的亮点。自宋以来，喜爱她的作品的读者可谓多矣！‘堕情者醉其芬馨，飞想者赏其神骏’。对于她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可谓高矣！如说她的词‘不徒俯视巾帼，直欲压倒须眉’；如说‘词体大略有二，一曰婉约，一曰豪放。婉约以易安为宗’；甚至有论者认为，她和五代词人李煜是词国的‘男女皇帝’。时至今日，她的作品不是依靠文坛的炒作，而是凭借其本身的艺术性和感染力，被翻译成英、俄、法、德等多国文字，引起全世界关注和爱好，甚至火星上的一座环形山，也以‘李清照’来命名这位毫无疑问占据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第一把交椅、与男性词人平分秋色的女作家，是齐鲁文化的深厚传统孕育出的奇珍异宝！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页）古今誉李易安者众多，不备引录。中国古来才女虽不为少，然多陷于文字技巧之炫弄，鲜有能以超绝之才情毫无疑问而入于文学殿堂者；或即能入文学之殿堂，而未能以跻升于第一流作者之列，若李易安，则可谓二十世纪以前绝无仅有之一人也。邓先生上述评价大体为可，唯与李后主并称词国“男女皇帝”之论，殊属无谓；若“皇帝”一语为社会历史之真实地位，则李易安不符其实；若此语为两人词之成就之评衡，则又均非能当。李后主、李易安虽才情颖秀特出，亦均为词中之第一流，然两人之词，尚不能为“大”之境界，唯“大”乃吾国文化、文艺之最高境界，拙著《诗词曲学谈艺录》所倡之“神味”说，就风格言之，以“深闳伟美、大气磅礴”为最高之境界，即此思虑也（齐鲁书社2011年版，第421页）。

云：“李易安词，风格气神，冠绝一时，直欲与白石老仙相鼓吹。妇人能词者，代有其人，未有如易安空绝前后者。”近人龙榆生《漱玉词叙论》云：“《漱玉词》地位之高，盖久为世人所公认矣。”^①即不满其活泼而不受拘束之姿态者，亦未尝讳其才之高、其词之佳，如宋季之胡仔、王灼、朱彧。百年以来，李易安几为人所共知、家喻户晓之词人，其词之研究，亦成词学之一大热点。若以第一流之词人或宋词之最具魅力者之列求诸宋季，则李易安卓然立于其中而无丝毫之愧色也——然亦有若无视其词而缄默不言者，如近代王国维先生《人间词话》一书，为吾国文论经典之作，承前启后，识兼中西，吾国现代文论、美学亦因之而奠基；其倡为“境界”说也，品评唐宋词诸大家甚众，而独于李清照之《漱玉词》未置一言，未知何故。^②先生托名樊志厚所作之《人间词乙稿序》有云：“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，唯一稼轩，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。”此言颇透露“境界”说缺陷之天机，拙著《诗词曲学谈艺录》^③诸作已多有言矣，一言以蔽之，则“境界”——或“意境”，两者不同，“境界”为“意境”理论之一种，且为其集大成之形态——殊不足以尽吾国文学之美，其外更有胜境，而余名之以“神味”也。“境界”说或不足以尽豪放词之最胜处，故以之品评诸人之词，即或如削足适履，不能尽合。^④王国维先生即于苏东坡词，《人间词话》亦品评无多，且所见绝非其最佳处，非“境界”说之代表亦明，而仅许其追踪魏晋风

①《龙榆生词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334页。

②唐宋词可称大家者，如冯延巳、李后主、晏几道、李清照、苏轼、辛弃疾、秦观、周邦彦、姜夔、吴文英等，李易安位列其中，甚是赫然，岂但毫无愧色而已。且如王国维“境界”说之提出，必应以古今词之大家之作而验之，李易安为无可回避者，今只字不提，确乎令人生疑。

③参见于永森《诗词曲学谈艺录》，齐鲁书社2011年版，第198页。此书卷一为“神味”说诗学理论建构之系统阐释，多有自“境界”说之不足、缺陷以言之者。

④如周美成，《人间词话》中评价并非最高，其词尚属王国维先生不甚许可之南宋词，谓之“深远之致不及欧、秦”，而《清真先生遗事》则大加赞赏，云“欧、苏、秦、黄，高则高矣，至精工博大，则殊不逮先生”，推许之为“词中老杜”矣。（见《人间词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8页、第72页）原之，盖他人勿论，即苏东坡已非周美成所能及，王国维先生后之深许周美成，或非由纯粹之文学以观之，而并周美成音律之成就亦计之矣，否则，周美成词无所谓“精工博大”也。

度、精神者（如称许词中唯苏东坡略得昭明太子所言陶诗气象之一二，见《人间词话》第三一则），或其婉约者（如赞《水龙吟》咏杨花者为咏物词之“最工”者，第三八则）；辛稼轩则显然不知何以置之也，虽大有誉，却非目为最第一流之境界，亦非其“境界”说之代表。其共评苏、辛二人者，则或许其“胸襟”（第四四则），或称其“雅量高致”（第四五则），然二人词之在其心中之真正地位、价值，则“苏、辛词中之狂。白石犹不失为狷”（第四六则）之所谓，皆去中庸之最高境界尚有一间，而不合乎“无我之境”之审美标准。遍察《人间词话》中之置评者，竟无一人或数人而可为“境界”说之最佳代表，其理论与作品之不能密合而乖隔，可谓甚矣。“境界”说虽集意境理论之大成，然总体氛围则仍属保守，其最高之点并未超越吾国传统文化之最高处，即于词而言，其所最欣赏者，乃恪守守词之婉约本色与含蓄蕴藉两者为一者，《漱玉词》之未入品评，亦似可解也，大体揣测，或有两端：

一则王国维先生词学专尚五代、北宋，以小令之含蓄婉转者为优，《漱玉词》则属其不甚屑为之南宋词，而尤长于长调^①，在先生而言之，未尝不或以为刻画太过——此一气象与“境界”说所倡之“无我之境”之以平和为至迥乎不同，深刻亦过之，且往往有关乎主体之气象、境界，含蓄婉约之外，更大得词之体势之力，而大见清新活泼、婉转自如之姿态。其中更贯之以深具自我色彩之感情，感情固为“境界”说所崇尚，而若李易安之多妇人女子之感情，则未必欣赏。盖古来吾国文士习惯之香草美人传统，见之于婉约词为尤然，然其实质之眼光、审美心理，则仍为男子而审视女子，若李易安之径以女子之本色出之，王国维先生即或未必不喜，却必不惯也。况《漱玉词》集中处处见“我”，亦与“无我之境”之收束感情不同，此种张力之“压迫”是否“危及”王国维先生之审美品味，亦不可得而知之。《漱玉词》虽极具婉约词本色，然就其所抒发之情感、表现之内容观之，则颇有不受拘束之色彩，且此种不受拘束之色彩更置之如《词论》之严格恪守词之婉约之本色氛

^①李易安之小令亦多有佳者，然其成就，总体不如长调之作。

围之中，与之密合而强化之，而欲使人无可置疑，则愈如此则益令人或生不快，然又极难觅见冠冕堂皇之理由以斥责之。故以是推之，非王国维先生之不论，亦略同其无以措置辛词之地位、价值、境界之情形，于其所未足为惬意稳妥者，宁阙论也。若违心而诋毁之，则又何必违忤历代共赏之事实而犯众怒。何况历代评价李易安词略备，若无更新之意，则王国维先生必不轻易置言；“境界”说虽集“意境”理论之大成，而颇具“敞开”性，然自另一方面观之，则此“敞开”性亦颇有“未完成”性之缺憾，故其由词而曲，作为《宋元戏曲史》一书，即舍“境界”而复用“意境”矣。《人间词话》未予置评《漱玉词》之“空白”，实即“境界”说最终未能完成或无法完成之彰显，不但于以苏、辛为代表之豪放词不能为中肯之评判，即婉约词阵营之内，亦无法自圆其说。故一切诸理论体系之建构，必须以一切诸具代表性之对象（作品）为检验，能解决一切诸根本、核心问题，而能阐释之，若有所不能，即其理论体系未尽善尽美也。

一则王国维先生深思想精神之所取，以其遗老之身份、气节，或内心有所议于李易安晚年之“再嫁”^①，视为失节而不欲沾染邪？须知王国维先生乃以遗老之身份，最终以身而殉旧文化者也；或更因《漱玉词》之姿态而念及李易安之不受拘束之思想精神，而有所不乐，如胡仔、王灼辈邪？王国维先生虽保守，然却知如王灼、胡仔、裴畅之讥责之也显然非是（详见本书《附录·五》所论），置而不论，固亦一种之态度，如选举中之弃权，实即不支持、不合作之征象。李易安之改嫁，至今尚纷然未明，何况吾国善以道德杀人，王国维先生既亡乎气节，则其极重气节也可知，而其时犹似以改嫁之证据为多为上风，先生宁赏昏庸亡国而粹美纯真、忧伤深邃之李后主，而不见李易安于两宋易代之际颠沛流离之难能可贵，诚然为迂矣，其“愚忠”之思想实令人慨叹也！然《漱玉词》一集，佳制甚多，足堪大家，非仅借一二名篇佳句以传世

① 李易安之再嫁与否，至今不过千年，而竟成学界之疑案，支持反对者皆众，详见本书《附录·五》所论。

者，历代品评亦甚众，乃宋词研究之无可回避者，未置品评，是王国维先生之憾而非易安之恨；先生虽不置评，而固无损于《漱玉词》之灿烂绝美也。

辛幼安、李易安，在古并称二安，皆吾齐之骄傲，其词皆吾国文学史上之绝有光彩者也。辛稼轩之人格乃吾国古代历史上士人人格之最高境界，其词乃词史上之巅峰极顶，其豪放之精神下启元曲，集儒、道互补之大成，而臻“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”，其词浑浩汪洋，众美淋漓而豪放烂漫，颇见“神味”，自不待言；若《漱玉词》者，虽未至于“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”——然已见个性，而稍有所未契于余所倡之“神味”说^①，然以艺术境界、艺术魅力观之，自是词中之第一流。以“道”、“技”而论之，则以“道”之“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”为胜者，苏、辛是也，而辛稼轩为其极。而“技”之境界之最高者，则李易安是也——柳耆卿词，虽擅铺排，毕竟不脱俗气；秦少游词，虽然华美精到，毕竟活泼不足；晏小山深情太过，能入而不能出；周美成圆融浑丽，饶有情韵，却少创新；吴梦窗精工密丽，稍欠生动，辞过于情；姜

①“神味”说系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“境界”说以来，以建构新审美理想为目的，深具逻辑性系统性征态之理论形态，“以‘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’出‘无我之境’之上，而以‘有我之境’、‘无我之境’、‘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’为文学艺术之三种境界，以‘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’为文学艺术之最高境界，所以本于性情而终之于人格境界、思想境界、精神境界，其核心则是豪放之精神，而期于儒道互补、取长补短之‘大我’之境界者也。‘神味’说本于‘意境过时论’，其根本宗旨在突破意境理论而为创新，以见后来者文学艺术之理想境界，此今之谈艺者所昧者也。由之以颠覆吾国传统文化精神、审美理想之以冲淡、消极、柔弱、出世、保守之为色彩者，而以壮美为帜，拔出为儒家思想所压抑、扼杀之个性而为之正名，以养士之气而立其我性，突破士大夫文人文艺之以雅为根本格调，而以俗之精神为心，而尤重其心在世俗民生，以复兴吾国之文学艺术，而大其审美意识，国家、民族之运随之，终以人为最第一位之价值，则余究竟之理想也。”（于永森《诗词曲学谈艺录》，齐鲁书社2011年版，第1~2页。本书所引用皆出自2012年10月第2次印刷本）李易安词之能到“神味”之境者，乃其次等之义矣，虽然在此义而作为极为出色也。

白石清空骚雅，偏少姿态，风味单一。^①李易安《词论》批评诸家，固非无中肯之处，其才其作，亦足以为之。若以传统保守词学之以婉约为本色之眼光审之，则《漱玉词》为其艺术最高之标本，故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云：“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，豪放惟幼安称首”，非仅乡人之私论也。词史上之能自成一体者鲜矣，而李易安乃成就其独具特色之“易安体”——且宋人即已承认，如侯寘《眼儿媚·效易安体》、辛稼轩《丑奴儿近·效易安体》，皆于题中直接标明。自成一体，乃即卓然创造之境矣。缪钺先生《论李易安词》尝总结《漱玉词》三点超卓之处：“为纯粹之词人”、“有高超之境界”、“富创辟之能力”，“昔刘知几谓良史须兼才学识三长，余谓诗人亦须兼具天才情感理想三者。李易安即如是。‘为纯粹之词人’，以见其情感之美也。‘有高超之境界’，以见其理想之高也。‘富创辟之能力’，以见其天才之卓

① 刘靖渊《再论易安体》一文云：“易安体的形成无疑是作者词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。在《词论》中，李清照对自己之前的一系列北宋词手作了不同角度的批评，实际上表明探求理想的文人词创作典范的努力，这种意识与当时文人词的发展趋势正相应和，那些受到李清照批评的诸家，实际上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同样的努力，以期建立更能适应士大夫精神生活需要，更能体现士大夫审美品味的创作形态。而易安体就是在以《词论》为理论规范，对这些已经出现的探索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之后的产物。她重视词的音乐性，从而修正了东坡的‘句读不聿之诗’，同时弥补了其言情不够细腻之缺失；她重视词的文学性，突出主观抒情，强调人格修养在词中的渗透，标示高雅格调，讲究语言美，从而修正了柳永之俗、秦观之弱、周邦彦之隔。这种音乐性、文学性并重的规范在南宋文人手里被发展到了极致，姜夔是创作上的代表，而张炎之《词源》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总结。不难看出，易安词正处在文人词雅化发展线索的中间地带，成为文人雅词由北宋之探索向南宋之成熟的过渡。这正是易安体在宋词发展史上的存在意义。”（见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、济南“二安”纪念馆筹备处编：《李清照辛弃疾研究论文集》，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3～24页）论诸家之失略是，不含苏东坡；姜夔之所谓总结，亦非确论；李易安词根本属雅化词之范围，然具力争求俗之精神，此与吴梦窗、姜白石根本有异者。辛稼轩之效“易安体”，亦正因其中之俗之姿态、精神有合于豪放之精神也。